歷史與空間

# 低頭弄蓮子

■雪櫻

我的家鄉在濟南，每年夏天荷花盛開的時候，都會舉辦荷花節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近日，朋友們相約去賞荷。我們來到大明湖公園，遊客絡繹不絕，一眼望去，擺姿態、按快門，成為不約而同的動作，或半蹲在荷葉叢中，或手執一枝荷花，或挨挨擠擠的合影留念。

「你還記得大明湖的夏雨荷嗎？」瓊瑤劇《還珠格格》裡的這句話，讓人們記住了濟南，也記住了乾隆皇帝在民間的一段悲喜姻緣。荷花，向來與愛情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我愛荷花，更愛蓮子。女友不解的問，「蓮子苦得很，有什麼好？」我回答道，「苦，是荷花的良苦用心，也是它的魂魄。」——然而，經歷過很多事情，人們才能參透荷花的心思。

想起《南朝樂府．西洲曲》，已經背得爛熟，「採蓮南塘秋，蓮花過人頭。低頭弄蓮子，蓮子清如許。置蓮懷袖中，蓮心徹底紅。憶郎郎不至，仰首望飛鴻。」細細品讀：在秋天的南塘採蓮子，蓮花長得高過人頭，低下頭撥弄水中的蓮子，蓮子像湖水一樣清。把蓮子藏在袖子裡，蓮子熟得紅透了。思念郎君郎君卻沒有來，抬頭看着天上的飛鳥，走上青色的樓台遙望郎君。悠悠的愛憐之情，美得令人心顫，好像讀一讀，唇齒之間也漾出淡淡荷香來。

如果把愛情比作荷花，那麼，最美的愛情一定是清苦的蓮心，苦到心裡，很多時候，苦到不能自持，但是，掙扎過後，含着淚還要忍下去。忍耐也是愛的注腳。民國才女孫多慈和徐悲鴻的愛情，常常被後人提及，邂逅徐悲鴻是她的緣，也是她的劫，這場師生戀注定沒有結果。對於蔣碧薇的謾罵，孫多慈選擇忍耐，面對家父的極力反對，她一味屈從，嫁給黨棍許紹棣，她選擇順從。即使婚後後悔不跌，她也是默默承受。她站得很低，很低，她像極了低頭弄蓮子的姑娘，低，是她的唯一籌碼，也是她愛的姿態。

徐悲鴻去世後，孫多慈關門哭了三天，為他戴了三年孝。後來，她輾轉多地尋找徐悲鴻的痕跡，當看到徐悲鴻的一幅手跡時，「急於狂風勢不禁，放舟棄棹遷亭陰。剝蓮熟悉中心苦，獨自沉沉為苦心」，淚水奪眶而出，止都止不住。原來，這幅手跡是有故事的：當年她寄給他一顆紅豆和一條繡着「慈悲」兩個字的手帕，他以《紅豆》為題賦詩三首寄回給她，這首詩便是寄回的第三首。

——孫多慈用愛作藥引，吞嚥下這些苦楚，這種境界，堪稱絕美。

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寫道，「蓮之味甘，氣溫而性澀，清芳之氣，得稼穡之味，乃脾之果也。」每到夏天，母親會買些蓮蓬，親手剝出蓮子，煮粥喝，泡水喝，說去火，起初我嫌苦，常常把蓮子中間的青綠色胚芽剝離出來，後來，伴隨着長大，我竟慢慢愛上這一口，確切的說，根本覺不出苦來，反而覺得唇齒之間留有一絲甜意。我知道，這是心的翻轉。

無意中，讀唐代筆記小說時，得知蓮子還有另一個名字：「湖目」。據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記載，「(清河王)語主簿房叔道曰『湖目之事，吾實未曉。』叔道對曰：『藕能散血，湖目蓮子，故令公思。』」將蓮子稱作「湖目」，也是寓意蓮子之苦的用意吧——蓮子是眼睛，是心靈的眼睛，只有那些內在開悟的人才能看到。

荷花叫蓮花，也稱為「水芙蓉」，蓮子的別名叫「湖目」，這些賞心悅目的名字，無不流露出人們對荷花的喜愛之情。夏日光賞荷花，是遠遠不夠的，還可把荷花和蓮子入食、入酒，製作成消暑的食品，擁有多重的享受。記得大文學家李漁說過，「是芙蕖也者，無一時一刻，不適耳目之觀；無一物一絲，不備家常之用者也。」荷花，既能欣賞，也能家用，多麼可心啊！

在古代，每到明湖荷花盛開的時候，很多文人和官吏來到湖畔避暑，他們把湖中的大蓮葉割下來，乘上美酒，用簪子將蓮葉的中心部分刺開，使之與空心的荷莖相通。接着，從荷莖的末端吸酒喝，可謂酒味雜蓮氣，香冷勝於水。此舉被唐宋文士稱為「碧筒飲」，而用來盛酒的杯子叫「荷盞」、「荷葉杯」、「碧筒杯」，也稱為「荷爵」。

碧筒飲——吸進去的是酒，也是一團碧澄澄、濕漉漉、香嘟嘟的詩意啊！大詩人蘇軾也是碧筒飲的擁躉，在杭州當官時，據說他經常邀請朋友作「碧筒飲」，後來被貶謫到廣東海南，他把飲荷葉酒的習俗也帶了過去，家裡貧困把所有的酒器都賣掉了，唯獨荷葉杯沒有賣。「碧筒時作象鼻彎，白酒微帶荷心苦」，想想都美得不行；飲畢，會心醉得成濕噠噠的一小團，倘若不寫一首詩，那真的對不起這麼美好的際遇啊！古人的雅趣，閒適的態度，都是後人所不及的。

碧筒飲我沒有享用過，但蓮子粥、荷葉粥、炸荷花小時候常吃。記憶中，母親都是起個大早，

■蓮子 網上圖片

顧不上洗漱，先淘米煮上粥，待粥將要熟的時候，放入事先剝好的蓮子，再放入幾小塊冰糖，掀開鍋蓋的時候，淡淡的蓮子清香瀰漫而來，把粥盛入碗裡，蓮子好似在假寐，平添幾分詩意。早餐喝上兩碗粥，清醇甘甜，腸胃妥帖，也解暑消火。

炸荷花的工序比較講究：選用大明湖上清晨採摘的含苞欲放的荷花，摘取其中層花瓣，用清水洗淨，潔白布吸乾水分。每片花瓣上塗上一層豆沙餡，對折包好，外面沾滿用雞蛋清和上白麵粉攪成的蛋麵糊，然後下入三四成熟的花生油裡炸，約三分鐘後撈出來。等花生油燒至六七成熟時，再將荷花下入油鍋中，用小鏟不停地翻攪，炸至成淺黃色時，撈出放入盤裡，均勻地撒上一層白糖即可食用。外酥內軟，甜美可口，老濟南人給這道菜起了個富有詩意的名字——「翠裊玉瓣炸荷花」。飯館裡都這樣做，家常的做法相對簡單很多，將荷花瓣放在雞蛋、白糖的麵粉糊中一拖，入鍋炸黃即可，同樣非常好吃。

佛經裡說，「蓮有四德，香、淨、柔、可愛」，用一句話概括，是一顆慈悲而柔軟的心。我認為，蓮心的苦，也是柔軟之意，以苦傳達人生的悲喜，告誡人們懂得惜福和感恩。這使我不禁想起女詞人李清照，丈夫因病去世後，她孤身一人漂泊，為保護亡夫遺物顛沛流離，吃盡苦頭，但她不屈不撓，勇敢抗爭。2008年，余光中先生到濟南遊玩，前往大明湖藕神祠祭奠李清照，他在詩中抒發情感，「蓮子雖心苦，藕節卻心甘/ 情人遺憾，用詩來補償/ 歷史不足，有廟可瞻仰/ 你是濟南的最愛，藕神……」她是藕神，亦是永不凋零荷花，蓮心之苦映照出她的內美，我癡纏的認為，她也是那個低頭弄蓮子的採蓮姑娘！低頭，是不願同流合污，弄蓮子，是臣服於苦難，她是永恆至美的女神，活在每個人心中。

「低頭弄蓮子，蓮子清如許。」飽嘗人生之苦，是我們一生的必修課。

豆棚閒話

■馮 磊

# 作家之死

數年前，季羨林去世，成為文化界的一件大事。有段時間，文化圈內的一些人以討論季老為榮。

曾有報紙的副刊刊發了一篇有趣的文字。那篇文字的作者寫到，某次他在北大校園內吃油條，順手把沒吃乾淨的一截丟進了垃圾桶。彼時，一個土裡土氣的老頭子前來教育了他一番。那老人走後，有人悄悄告訴他說，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化老人季羨林耶……」

這文字寫得沒趣，但照樣可以刊登，充分表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趣味所在。刻薄點講，確也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尚與人情。

我所知道的作家和藝術家，多數都是苦命。活着的時候極盡坎坷，身後或許會榮耀加身。只是，這時他們躺在冷冰冰的泥土裡，什麼都不知道了。張愛玲說，「出名要趁早，」真的是至理名言了。

與作家窮光蛋的生前事相比，非常弔詭的是，一旦某個大作家歷盡千辛萬苦與百般折磨一命嗚呼，他馬上就成為一個富礦。季羨林生前渾身上下光環耀眼，他死後同樣也成為一座富礦。出版社連夜加印他的文集不說，各類回憶他的文字也可謂汗牛充棟。那些肚子癟癟的文壇流浪漢和騙子與詩人，則紛紛跳出來忙着寫點文字賺點稿費餬口……大家忙個不停，各有各的路數和手段。

在網上，有人甚至把季老早年的偉大志向也公之於眾。據說，老人當年在日記裡寫道，要玩遍天下美女。——這事兒真假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：八卦和傳說永遠是強者的貼身伴侶。

對於這種現象，毛姆寫道，「名作家死後，報紙上便會登出訃告，每一位與作家有過交往的人，哪怕只是和他喝過茶而已，都會寫信給《泰晤士報》講述當時的情形。」——看起來，人情冷暖不僅在我們這個文化古國才有，墮落的西方世界也是一直如此呀。其間的差距，不外乎人家喝咖啡，我們這邊借大餅油條做道具罷了。

又，據陳丹青說，魯迅身後養活了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機構。陳說，國內從事魯迅研究的大約有兩萬多人。這個數字究竟是怎麼來的，我們不得而知。

魯迅去世，已經有七八十年。關於他的文字，浩如煙海。身為作家，周先生一生被激情和靈感折磨得死去活來，活着的時候顛沛流離，死後卻能養活如此多的文字寄生者，還有眾多印刷廠和相關產業鏈上的大批工人。大家背靠魯迅這棵大樹，活得有滋有味，事業如日中天。更有他的同鄉，把咸亨酒店的金字招牌弄得天下皆知。真是讓人感慨萬分。

——當作家，名氣越大越好，大作家憑借一紙虛名養活一方百姓，真的是功德一件，是真的菩薩啊。

只是，無論生前還是死後，作家們總要惹出不少是非。自己被八卦搞得痰跡斑斑不說，還養活了大批自己不欣賞和不喜歡的人。想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

魯迅先生去世之前，曾經說過「一個都不饒恕」。他老人家倘若地下有靈，倘若知道自己被文痞、政客、研究者、商人甚至騙女孩子的小混混如此一番消遣，沒準會非常後悔也未可知。

「早知如此，《阿Q正傳》和《狂人日記》這些顛三倒四的文字就不該寫！做個本本分分的小公務員摟着老婆孩子熱炕頭多好……」站在窗前，大先生一臉嚴肅地捏着煙卷發狠道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蔡世武

# 鄧小平故里行

## ——戲水塘浮想

清清溪水漾方塘
捉蟹摸魚逸興長
展臂碧波連大海
抒懷雅志越重洋
沉浮無畏民心繫
瀝血終教國運昌
遊客紛紛說往事
東方巨子美名揚

生活點滴

■吳翼民

# 煙筒和紙撮

不久前去徽州旅遊，漫步於古村老街，徜徉於深巷舊宅，多次見着當地土著在老舊的徽派宅院一手托銅煙筒，一手執紙撮，吹着了紙撮，豆火跳躍，在「噗落落」美美地吸着水煙呢。托煙筒吸水煙非常老派，頗見古意，也只有在幽深庭院、斑駁舊屋中才相稱。這情景像我這茬年齡的人還見過，也熟悉，當下的年輕人則感到分外新鮮奇怪了。我告訴他們說，這叫吸水煙，吸煙者一手托的叫水煙筒，另一手執的叫紙撮，在從前辰光，這樣的鏡頭江南城鎮隨處可見。

從前辰光，同是抽煙，抽香煙或雪茄被視作新派洋氣，抽旱煙袋被視為下等土氣，只有抽水煙筒被看作老派正統，於是在江南城鎮抽水煙筒蔚然成風，大戶人家抽、小戶人家也抽，老人抽、青壯也抽，男人抽，女人也抽。有的人家，銅質縷花精緻的水煙筒不止一具，常常是人手一具，甚而一人多具，還有雅好此物而專門收藏者。有客來訪，首要的禮節就是由傭人遞上一具潔淨的水煙筒，傭人並為客人裝煙遞吹紙撮，讓客人只管款款落落吸煙，痛快吸上幾筒煙，方始喝茶，與主人寒暄交談。

我老家早就沒落，可原先水煙筒倒也備有幾具，祖母專用的一具精緻而常保潔淨，其餘就不講究了，後來家境越發的拮据，幾具公用的煙筒皆讓收舊貨的收購去了，唯留下一具祖母專用者，那時，其實也無所謂專用了，至少由祖母和我父親、伯父和叔父輪流使用，其他人是不可染指的。那麼家裡還有其他人吸水煙麼？母親和伯母嬸嬸妯娌幾個是不碰此物的，唯有一位特殊人物則在暗中窺伺着，總想乘隙兒偷偷吸上幾口呢，那便是我祖母的姨婆婆啦。

我祖母的姨婆婆是祖父的父親從揚州買來的小妾，我們皆不知她的真實姓名，好像有個稱謂叫「柳姑娘」，但我們不能如是稱呼她，都叫她「太姨婆婆」。印象中這位太姨婆婆長得小巧玲瓏，雖然六七十歲年紀，小腳伶仃的，一張瓜子臉也滿是皺紋，但一雙大眼睛一張小嘴巴仍顯示了她年輕時的風姿。我祖母偶爾會在我們這些孩子面前調侃說：「柳姑娘就憑着那狐狸精模樣才讓你們太公喜歡上的呢。」我太公的早逝和祖父的早夭讓太姨婆婆失去了靠傍，她只能仰我祖母之鼻息了，譬如她煙癮不小，常想吸上口水煙過下癮。如果說，原先我們家有多具水煙筒的情形下，不難滿足她的要求，及至水煙筒次第賣掉而只剩一具了，她過煙癮的需求頓顯渺茫也。不過，太姨婆婆自有招數，有本事讓面南而坐的祖母時不時主動將煙筒遞到她面前，說：「姨婆，你也吸上幾口煙，殺殺饞蟲吧。」

那麼，太姨婆婆讓祖母心慈腸軟的招數是什

■抽水煙筒。 網上圖片

麼呢？那便是她搓折紙撮和吹紙撮之獨到的功夫哩，包括她勤於擦拭水煙筒的劬勞。

紙撮也叫紙煤，是用黃裱紙搓成的又細又長的紙管，用火柴點着它，讓其燔着，輕煙裊裊，待用時，只需撮起嘴巴輕輕一吹，便可燃燒起來，那一點豆火用來點着煙筒上一撮水煙恰到好處。從前辰光凡是吸水煙人家，經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搓紙撮，搓好一摞，置於乾燥的紙撮筒裡，（紙撮筒一般以清代瓷質帽筒為宜，如果保留至今，都是值錢的古玩也）隨用隨取，一般用個幾天，不可多儲，否則疲軟回潮，就點不着吹不着，徒耗紙材和精力。我家的太姨婆婆最善於搓折紙撮了，——裁好黃裱紙，細心搓卷，不鬆不緊，在尾部挽一個蝦米狀的小結，即告完成。她搓的紙撮既標致亦好使，贏得了祖母的好評。祖母誇她道：「到底模樣兒長得標致，紙撮也搓得標致啊。」不僅如此，太姨婆婆吹紙撮的功夫更是了得，一吹就着，每吹必燃，不像祖母那樣，要吹許多次才能吹燃，有時竟然吹不起火來，惱得她把紙撮扔到地上。這時，太姨婆婆會立即彳亍着小腳趕來「救駕」，把紙撮從地上拾起來，連聲道：

「哎呀，這紙撮呀，也太欺人了，不肯發火，大梅（我祖母的名兒）您也犯不着為它發火。看我立即把它吹着了，讓它規規矩矩給您點煙吸煙。」

說着，她尖起那張小嘴，輕輕一聲「福特」，那一縷細微的口氣立時把燔着的紙撮給吹了起來。豆火遂歡快跳躍着，把祖母的顏面映照得一片舒朗。祖母一邊吸煙，一邊笑着說：

「姨婆啊，你這小嘴不光好看，還特別好使，好像專門為吹紙撮長的呢。得犒勞犒勞你那小嘴巴嘍。」

於是祖母吸了一筒，笑咪咪隨手把煙筒遞給了太姨婆婆。

來鴻

■楊楓華(美國)

# 賣金者言

筆者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由香港移民來美，從事當時得令之唐餐飲事業。廿年後之九十年代，有感於大陸港台及東南亞來美之華人日漸增多，投身於唐餐館生意的人數量不少，趁自己還是中年光景，氣力充沛，又算是掘到第一桶金，有意在身兼中餐廳業務的同時，向外謀求另一種行業，開拓另一條營商之路。在這般想法鼓動下，得到一位加州中山鄰里的介紹，我得與洛杉磯美國金幣公司聯繫，初步有到中國大陸推銷美國金幣的想法。1994年，我夫妻二人及好友一行三人，先返回港澳，與從事銀行業務的同窗施子才，施子學昆仲見面，聽取他們對於我今次出售美國金幣的看法，然後再去到廣州、深圳、石岐、佛山等城市，拜訪當地一些單位領導，了解中國地方民間人士對於美國金幣的認識及想法。同行的李志雄兄，未移居美國之前，乃五十年代中國國內體壇一位活躍分子，與廣東省體委人士十分稔熟，當年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，對外來生意，尤其是美國，十分嚮往，我們以為到中國國內，特別是走在改革前鋒的廣東省作試點，應該是有利可圖。出乎意料，幾方面的友好都持相反意見，認為私人企業推銷美國金幣難以開展。首先中國國內各大銀行已有這類商業活動，地方政府頗難再發牌給外地人士來經營。其次，中國本身已有熊貓金幣發行，外國方面又有加拿大楓葉金幣，澳洲袋鼠金幣，日本、新西蘭國家的金幣正在來華途中，美國金幣即使吃香，小本私人企業，很難分一杯羹。此外，中國民間對金幣的純真度要求很高，對於購買的美國金幣，要求有驗證證明書，出世紙才會下手。聽到這些分析意見，我們三人的心冷了一截，想到自己財力有限，沒有大企業BACK UP(支持），而我們的財力是辛苦打拚廿年才成，此等微少資金投進黃金市場，真是九牛一毛，再回想一下由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，世界黃金價格變動不大，想借助買黃金，求升值獲利的想法，太不實際，「桐油埕裝桐油」，我們還是收拾從事黃金買賣的新徑，重新回到美國廚房炒鑊，酒吧調酒的生涯中去好了。

2010年起，黃金開始發圍，直衝一安士2000美元大關。不過到了2013年，出現金價大跌，跌得很多投資者心驚肉跳，也跌得中國大媽心直癢癢，屢買屢套，屢套屢買。2014年，黃金還值得投資麼？相熟的親友叫我這位當年「賣金者」，來言論一下今年黃金走勢。對於這樣大的經濟題材，我等一介小商人，又怎能大言不慚呢？ 穩妥計，我還是緊守酒家好了。